

# 最後一課的單飛

· 劉守仁 ·



筆者為爭取第一批飛行，寧可選擇防砲專業，也要率先成為保家衛國的飛行員。

記得官校三年級時，我選擇防砲專業，主要是選防砲的同學，可以分配到第一批飛行，我內心一直嚮往著飛行與報效國家。當時筆者被編到甲班分到B班，經過地面學科教育後，第一批飛行是在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六日，當日帶飛老師是五十八期的鐘增欣教官，筆者向教官敬禮後，邁步踏上B-1介壽號初級教練機。

進入座艙後，第一眼看到儀錶板及一桿兩舵，我內心明白，這就是我這一輩子的飛行事業了。經過四個小

時後，由主教高永植老師親自考試，接著就是在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F-104中興號教練機開飛，我們師兄弟三人，由趙毓琳教官帶飛。

第一眼見到趙老師，覺得他長得又高又帥，渾身散發著書卷氣息，他是美國空軍官校畢業，但不知為何，偏偏帶到我們三個身高不到一百七十公分的小個兒。但是趙老師脾氣好，教學很有耐心，帶飛時話不多，只講述重點，讓我們三位才剛學飛的師兄弟，幼小心靈沒有受到震撼教育。飛

行過程中有甘有苦，將近半年的時間飛了八十八小時，有帶飛、單飛及編隊單飛（後座有同學壓座），單飛時（含編隊單飛）荒唐的事我們沒少做過，今天就談談在本組的最後一批單飛架次。

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，基本組B班飛行第一批落地，由於現場幾乎所有學生的飛行時間都飛完了（只有少數同學尚未達成），因為教官都不在場，所以我們在大教室的氣氛相當輕鬆，此時主教高永植老師突然上臺問道：「還有單飛時間的舉手！」，因為我還有三十分鐘，所以當下立刻舉起右手。現場有五名同學有相同情況；主教當下指示，未完成的同學們，先去機務室拿機頭牌準備開飛；隨後，主教指派一位教官帶上其中一位同學，先飛一批在空中壓陣。這時筆者知道自己可以單飛，心中止不住的興奮，接收主教命令後，直接到隔壁棚廠機務室，向班長索取機頭牌，這時看到一塊寫「〇七一二」，現場拿了就走，毫不囉嗦。

回程經過大教室，飛行時間已滿的同學，正以羨慕的眼光，看著我們走向大坪找尋飛機，此刻感覺有如芒刺在背，當我一找到飛機，便將機頭牌交給機工長，接著依程序執行三六

○度機外檢查，上飛機熟練的完成開車，按下通話鈕，呼叫塔臺（塔臺單飛七一二請求滑出），塔臺回答：「可以滑出」，並告知跑道方向及風向風速，我回答道：「Roger」，隨後就加油門滑出，此時在滑行道，我帶著忐忑的心情，三〇分鐘說長不長，說短也不短，我在四十五度邊停好，呼叫MOB：「單飛七一二請求空域」，MOB是主教高永植老師，他回答：「單飛七一二，本場上空六千」，我再次回答：「Roger」後，呼叫塔臺：「單飛七一二請求進跑道，空域本場上空六千」。

隨後，我進跑道、停中線、操縱系檢查、推上螺距、加上油門、鬆剎車、保持跑道中線、速度到緩慢帶桿，飛機輕柔的依序鼻輪先起，接著主輪再離地，收起落架，到高度右轉〇九〇，爬高到大崗山，右轉到小崗山，再次右轉，很快就到本場上空高度六千了，我當下心裡想著：「然後呢？這三〇分鐘的時間，可不能浪費在平飛大轉彎上（本場上空無法做立體課目）」。

在本場上空繞了一圈，我看四處無人，便下定決心，轉到一四〇改平，由於我在屏北分場訓練時，曾經過高屏溪後，看見靠山區域有大片平原

，當時想到可以去那邊看看，但完全不知情那裡是何空域？有何管制？（後來到臺東換訓，才知道那片平原是佳冬靶場，幸好當天沒人在那裡訓練，否則可能會攤上大事），抵達該處，我開始做小轉彎，嘗試轉一圈後，可以抖一下享受那飛行快感，接著做觔斗、古巴八字、桶滾等立體課目。在空域中，我就像一隻小老鷹，上下翻騰，緊接著繼續做副翼滾、桶滾、斛斗，當下感覺良好，彷彿一桿在手，自己無所不能。

正當快樂的時候，耳機突然響起MOB高主教的聲音：「單飛七一二，你的位置？」這可驚醒我了，看了看時間，已快到單飛時數，我立即回答：「單飛七一二，本場上空六千（這會兒可要多爭取點時間，本場上空時間所需時間最長）」，接著趕快推螺距，加油門向本場飛去。

沒過一會兒，主教又問道：「單飛七一二位置？」這時我才回答：「單飛七一二，大崗山東側（事後聽在MOB的同學說，當天天氣好極了！主教往大崗山尋找一會，將mic一丟說道：「又出去玩了一會」）。當主教再追問時，我回答：「馬上加入吧」，主教催促：「趕快回來！」這時，我飛到桶桿還有點距離，但只能硬著

頭皮呼叫：「塔臺飛七一二加入吧」，接下來就是衝場、轉三邊、放起落架、呼叫：「塔臺單飛七一二，四邊輪鎖全停」，落地回到大坪關車後，我趕忙回到教室，老師們都下班了，同學們也沒有問，我也沒再聲張這件事情。



劉守仁老師（右一）當年學飛過程，和教官合影留念。

這件事情，就一直在我心裡藏著，轉眼間就是數十年，當年做這件事，我壓根兒不知道那片平原，竟是靶場空域管制區，就單純只是年輕愛玩，年少輕狂的心態，幸好當時沒有越界到大鵬灣去衝，否則怎麼死都不知道了！飛行三十多年軍旅，愈老膽子愈小，尤其現在的官校，管制科技一日千里，管制規範律定嚴謹，別說單飛想飛出去玩，就連飛到空域邊緣，管制單位都會叫你回頭。

不過想起當年主教的膽子，也不是普通的大，好幾架單飛教練機，就只有一位教官在空中保險，這是信任我們學生的技術嗎？我想應該是，因為自己學生即將畢業了，技術經驗都確實傳授到位，哪還有什麼放不下心的？謝謝基本組的趙毓琳老師、鐘增欣老師、黃廷幹老師及高永植主教；有賴各位老師用心傳承與耐心指導，加上對我們學生的高度信任，才能造就後來在臺海上空執行保家衛國任務的我們，當年一切種種，我就只能擱在回憶裡了。不過經過了四十一年後的今天，回想當時偷偷轉離本場上空的心情，還是有些興奮的，只是當年回答：「塔臺單飛七一二，四邊輪鎖全停。」的我，真的已經全停了。

## 鷹揚鏡歌壯士飛

· 孝胥 ·

如卸掉鞍勒的馬  
卸下了空中後備軍  
如飛出樊籠的鳥  
分離了聒噪和喧擾  
觀月色無邊  
籠罩着八月江湖  
遠處天水相接江岸相平  
如千軍萬馬奔騰  
看月亮斜轉  
把明淨圓天展長  
像女媧煉石補天鋪江面  
隱映着一片閃亮  
承平之時  
不以時平無事  
便以言兵為諱  
至治之時  
日當精進精實  
常不忘於武備  
崇墉九仞  
必厚其基  
雲程萬里  
遠大為期（註）  
大丈夫奮飛有為  
安能雌伏於退藏

空幼十三期校友

註：撰文「崇墉九仞必厚其基：雲程萬里遠大為期」，旨：曾為大鵬學子各期隊雛鷹一定嫻熟，那是咱們在東港受訓晚點名集合唱誦的校歌。  
民國二十八年冬，航委會奉令創辦空軍幼年學校，以期奠定我新空軍之基礎教育，培養成為完善之空軍軍人。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一日，奉令成立幼校，校長由軍委會蔣委員長兼任，頒發校長訓詞，由音樂老師張錦鴻譜曲，作為莊嚴鏡歌。

後記：

嘗讀《孫子兵法》——言兵為諱，不忘武備鳥瞰。建軍必先建學，建學更宜建立戰爭哲學之典則。職是，孫子之書十三篇章，言兵事隨時變，隨勢易。

壬寅之春，烽火三月，頃時媒體報導烏克蘭與俄羅斯武裝衝突正熾，孫子兵法無論任何時期之爭戰，都能適用，且歷久常新；不論文人武官，乃至智庫機要，允宜深研而精習。外國的月亮不比中華民族圓，老祖宗教我後人的智慧，有志者當承續發揚光大。